自警篇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警篇

趙善璙撰

本館據歷代小史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自警篇

學問

胡文定公曰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榮陽呂公從安定胡先生於大學與黃公履刑公恕同舍至相友善其後復從綠先生復石先生介李先生覩講讀辯問又從王公安石以為凡士未官而專科舉者為負也有官矣而復事科舉是僥倖富貴利達而已學者不由也公聞之遽棄科舉一意古學始與程先生順俱事胡先生居益公少程先生二歲終其學問淵

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楊公國寶刑公恕皆以公故從程氏學而明道先生顥及橫渠張先生載孫公覺李公常皆與公游由是知見日益廣大然公亦未嘗專主一說不私一門務畧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專慕曾子之學盡力乎其內者其讀經書平直簡要不為辭說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當時學者莫能測其深淺也

范公純仁教子弟曰大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耳豈不在人耶

張魏公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為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前輩問學之力與所以濟時之策時淵聖皇帝召浩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

見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聞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張子韶曰如看唐朝事則看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胷次曉然可以口講指畫則幾會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朱氏小學書嘉言篇廣敬篇援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脆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職守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

教本敬爲身基瞿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飽怯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已盈惡滿赧窮卹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蒲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疆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純務去太甚學之所知而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藉抵良由是耳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

安定胡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

展讀

范文正公少與劉君同上長白山僧舍修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乃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酢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張無垢先生云司馬温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温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温公之門多君子温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章丞相四傳而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云

張子韶曰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坫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浣衣濯冠

之失子產不學故有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陰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驚歎巍然元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乎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已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己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見識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夷簡時為太常博士通

判濱州人妄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為信姑應之曰諾既而夷簡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為侍從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為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許公蓋夷簡封國云

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閒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踈者且自謂平生之所用心人鮮能見之遂述自小官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

施出處先後本末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故以告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荐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畧相似焉

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煇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温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衆人未知之前惟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

南海蠻酋虐其部人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以為不可納宜還其部蔡文忠公獨以為蠻去殘酷而歸有德且以求生宜納之荆湖賜以閒田使自營今縱却之必不復還其部苟散入山谷當為後患爭之不能得其後數年蠻果為亂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

關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除出者公謂宰屬謝
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盖已從而為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
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戚劉摯等家族及妄言
携劾入內款斬王珪等疏事謝驚悚即白時宰録副本于省中其
後京黨欺誣盖林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国於是大開言路衆議皆以瑾華復
位司馬温公等叙官為所當先忠肅公時在諫省獨以為幽廢母
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辯明誣罔
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為詔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
患不宜欲速致悔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悦人情遍施行之
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也

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垢入相歎引公以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已修窮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文得旨俾州郡催促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折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一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名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也遠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取繼而悉如公言張既罷黜公亦有台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怪何御筆敢欺罔上下也建中之初公論蔡氏弟兄忤旨竄嶺表公之開遞不以其罪舉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

途無寧歲卒以窮死物京為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為職潛姦隱慝未形於事雖位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是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之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幸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為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蓍龜也昔王文公安石以學行負時望神宗皇帝引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獻可公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温公酒以為太遽歎獻可姑緩未幾多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生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故温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於文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

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丼言啖公公使荅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於是攻之愈力

實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忠獻王專政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国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鎮帝不悅儀歸言於諸弟張酒引滿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多遜嘗有憾於普不喜其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勳舊脫禍多遜遂簽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国

七年普復入相爰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

韓魏公嘗云吳文肅公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文肅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

張忠定公討劉旰兵廻有以賊首級求賞者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邪此必戰後剪來知復是誰殺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體主帥令付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曜

器量

向文簡公除右僕射麻下日翰學李昌武當對真宗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

臣不知宣麻亦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妥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門無一人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揆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僕射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為如何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為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趙忠獻王在中書呂正惠公為參政忠獻謂人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韓魏公則不然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欵傾已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閒氣

王沂公再薄大名代陳堯咨既視事府署毀圮者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完補之如數政有不便委曲彌縫悉掩其非及移守洛師陳復為代覩之嘆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

已蓋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反其故發其隱也
呂正獻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于座右曰不善
加己直為受之蓋其務自懲艾如此
或問呂榮陽公為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
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也下焉者且自思曰我
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荅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
亦自消矣
王武恭公善撫士狀貌雄偉動人雖里童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
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樞密出鎮又貶官知隨
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道輔
卒客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

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媿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
程氏遺書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
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
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尒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
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問于朝公既
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李翰林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避嫌遠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辯一人
中路逢文正公前驅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每見斯人
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青州故郡府帥聞其歸乃命父老娼樂迎於近
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公來已遣人奉

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為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誑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真所謂狀元矣以遠大期之

傳獻簡公歷臺諫遷三司鹽鐵副使出知江寧坐事落職奪官監衛州黎陽倉草場郎掾行縣公同邑官出迎拜謁甚恭郡守徹邑官代公治出納公不可曰居其官不可以曠職雖祁寒隆暑必躬坐庾中治事不少懈

丞相龐公初登第為郡掾會郡守性褊急好責人小禮嘗令掾屬羅拜庭下而已坐受之衆皆忿恥竊罵公獨處之自若公嘗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參偶是日大雨守命張傘布茅於庭下使公設拜公拜起唯謹此亦公遠到之量也

傳獻簡公在徐前守侵用公使錢公寘爲償之未足而公罷後守反以文移公當償千緡公竭資且假貸償之久之鉤攷得實公蓋未嘗侵用也公卒不辯其容物不校如此

彭公季長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棲于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玩客有墜其一於袖間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正心

楊龜山論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和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国定

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云

徐仲車先生平日教學者每以治心養氣四字爲先曰脩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其效甚明其術甚易曉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四方士大夫上謁請見者無虛日先生酬荅不倦忘癢與食或問立朝之要則必曰以正輔乎君或問脩身之要則必曰以正脩其身自遠方寄巨軸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諸生有逾年不省侍者以私財遣之使歸先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後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厲聲云頭容直積因自思不

獨頭容直心亦要直私自此不敢有邪心

或問有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無此數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或問子能無心乎迂叟曰不能若夫回心則庶幾矣何謂回心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磨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户樞何難之有

或問如何斯可以安心李樂庵曰樂則安早夜戚戚然以得失榮辱爲慮雖一日亦不得安矣古人窮亦樂通亦樂未有其心不樂而能安之也又云逆順之境一也世之昧者方居順境則逐物而失身迫遭逆境則執我而喪志惟智者處之以無心故窮亦樂通亦

樂

或曰正心於此安得天下便平治曰正心一事只人未嘗深知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觀後世治天下皆未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即不得其正自非聖人必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效且不如聖人之效著耳觀王氏之學蓋未造乎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槩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誠意故也明道常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檢身

滎陽呂公嘗說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旹夜且自點檢緜

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張子韶曰予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像適有淵明曲江乘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黃門兒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豈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捷矣

呂子獻公平生未嘗與人較曲直聞謗未嘗辯也少時書於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東漢延馬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古人詩好衣不近節士體梁鵠似伯腹中書書兩句于子舍屏風

鄒侍郎曰聖人之道倫于六經千門萬户何從而入大要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但于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點檢不放過便見工力

畢文簡公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張子韶云富鄭公年八十晝座右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尚然況他人乎

無垢曰明用於內者見已之過明用於外者見人之過見已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已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皆不如已也此智愚所以分異

有盛侍制名溥者嘗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須置身在法度中

不得受人指點

誠實

程氏遺書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王忻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于偽

晏元獻公為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

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肆往往皆供帳爲遊息之地公是時負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質野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着注曰深仁宗時卒至大用

司馬溫公恭儉勤禮出于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

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為超絕古今居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
起而功被天下內之嬖寵婦女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敬其德服其
名唯至誠故也

司馬溫公除知制誥辭至八九乃改天章閣侍制兼侍講校文集公
有上龐丞相啓云光於屬文性分素薄又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
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於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
力閱前脩之書徒使其言迂僻副俚不益世用雖親舊書啓不免假
手于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為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
荅書啓者為之邪若苟貪榮利強顏為之不惟取一身沒齒之羞
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
誠非飾讓也但不為朝廷及世人所諒耳

劉敞前後拜官未嘗輒讓唯初拜侍讀及諫議辭之其誠心以謂所不宜處則不欲苟受之非以邀名也

元城先生父開府與司馬温公爲同年契因遂從學于温公熙寧六年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温公曰何爲不仕公以漆雕開斯未能信之語對温公說後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温公曰其誠乎吾平生力行之未嘗須臾離也故立朝行已俯仰無愧爾公問行之何先温公曰自不妄語始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謂洛州司法參軍時吳守禮爲河北轉運使嚴明守法官吏畏之吳一日問有人告司户贓汚如何公對不知吳不悦明日閱視倉庫召司户

者謂曰人訴爾有贓本來按爾今劉司法言爾無之姑去於是衆方知公長者然公心常不自快曰司户實有贓而我不以誠告吾其違温公教乎後因讀楊子云君子辟礙通諸理而後意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生姚公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爲父毋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柢有絶欲一事遂擧意絶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省察之變陳忠肅公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絶欲是真絶欲心不動故能爾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絶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

未嘗傾側靠倚每日行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六七盌終身未嘗草書戲時家廟祭祀拜晚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安定言行錄云予翁嘗問徐先生佛氏有悟門儒者有之否先生曰有之問先生之悟門云何曰積昔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侍姬諸弟子莫見一日因延食中堂二女子侍側食已積請於安定曰門人或問見侍子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積由是有得此積之悟門也

明道先生之學以誠為本仰觀乎天清明穹窿日月之運行陰陽之

變化所以然者誠而已俯察乎地廣博持載山川之融結草木之蕃殖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不自以爲得至於六經之奥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胷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刑恕謂先生身益退位益卑名益高於天下蓋其所知上極堯舜三代帝王之治其所以包涵博大悠遠纖悉上下與天地同流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

而所以不試其萬一又不死于高年此有志之士所以慟哭而流涕也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太祖事世宗於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胡文恭公執政時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

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自上緣是不得柰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宜以誠事主今自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生平之節為之開陳聽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所存如此

陳忠肅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公退自責若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操守

真宗新棄天下天子諒陰不言丁晉公用事專權欲邀致蔡文忠公許以知制誥公拒不往已而寇萊公王文康公皆以不附連黜公

歸嘆曰吾受先帝之知至於此豈宜爲權臣所脅得罪非吾懼也既而晉公敗士嘗爲其用者皆恐懼獨公終無所屈

太后修景德寺成詔蔡文忠公爲記而宦者羅崇勳王榮寺事使人陰謂公曰善爲記當得參知政事公故遲之頗久使者數趣終不以進崇勳譖於太后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独不畏其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訖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人子

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孔中丞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誚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誚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妥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于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

尚書平生好學喜問樂聞其過自任以聖賢之重而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心至於憂國愛君推賢揚善則拳拳孜孜

嘗若不及故自處顯於朝廷事知無不言言不行必爭而不得必求去人始而駭中而疑卒而信則曰名節之士也忌之者則以爲好異或以爲近名

哲宗嗣位宣仁太后垂簾听政用司馬溫公呂申公爲宰相士爰隨時自效曾文昭公獨挺然不爲世變所移由是諸公益賢之知其有常德也

劉元城先生先是建中年間公與蘇文忠公自嶺外同歸道出金陵時有吏人吳默者以詩贄二公文忠稍之畧數語于詩後公亦題其末以勉其學是後內侍梁師成得幸自謂文忠遺腹子與一二故家稍稍親厚默知其說因携二公所畧詩謁之梁甚悅奏之以官至宣和間梁益大用以太傅直睿思殿參政三省樞密院事貴

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是時默改名可爲正使師成令可自京師來宋欲鈞至公引以大用且以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去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言歌爲元祐全人不可破戒乃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王尚書左丞極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恕無所向背司馬温公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尚書乎公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耄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所行道

陳文惠公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常丞者三年不遷爲起居郎者七

年不迁自議錢塘堤為丁晉公所黜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公乃召用

呂吉甫忿政事使其親友謂蘇公丞相曰子容吾鄉里丈人行若從吾言執政可得也公笑而不答

田諫議動必以礼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服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竄中樂得其正晏如也

王內翰元之咸平初脩太祖實錄與宰相論不合又以謗責落職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曰屈於身而不屈於道兮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王內翰性剛猶敖忤權貴嘗官尤為惡之上屢令執政召至中書戒

諭之元之終不能改

韋獻太后臨朝有詔補一軍吏王武恭公曰補吏軍政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文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大事

曾中書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縣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歎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辭語發逐公於憲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施張操縱雖出於已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

元城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已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

太祖下滁州世宗命實儀籍其帑藏至數曰太祖遣親吏取藏納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為官物非詔旨不可得也後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守

杜正獻公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平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及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向端慤他日樹立當為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上下也

尚書李公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爲苟合初善王荊公荊公當國與其助而試之乃力於他人荊公嘗遣雱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秦檜既外交仇讐罔上自肆惡嫉正論諱言兵事自以爲時已太平日爲浮文俊靡愚弄天下獨忌張忠獻公中丞萬侯卨希檜旨論公卜宅僭擬至做五鳳建樓上不以爲然檜遣朝士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有所按驗且以官爵誘之秉信造公見其居不過中人常產可辦不覺嘆息乃密以檜意告公而歸具奏其實檜黜秉信

十六年

監察御史施廷臣擢侍御史太府寺丞莫將賜出身超拜起居郎省

上書迎合者繳黃下吏部張公壽執奏曰故事遷除未有如此之驟力詆兩人引疾卧家秦素厚公命樓詔問疾許直翰苑公曰今日進退在我遷官則在他人其惟有去耳秦語人云張子公守正官職不能動也

黃公中在王府時龍大淵已親幸他　教授或與過從鶚詠公獨未嘗與之坐朝夕見則揖而退其後他教授多家其力而公獨不從官爲司業時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公不荅則陰盡以獻宰相召長貳詰之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祭酒周公綰未對公指其畫曰治世何用此爲周退謂人曰黃公之言精切簡當惜不使爲諫諍官也

陳校書郎兼普安恩平郡王府教授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曰薦士

曾無一言及卿以是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矣縉紳以爲名言

种放嘗見陳圖南曰子他日必白衣諫議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旣之晩節果如圖南之言以此知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

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也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固正獻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遂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

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蓋難也

定力

元城先生曰士大夫知擾多勸扁舟東下窮山水之勝且以遠屏自全者余謝之曰萬一擾擾如一鳥之沸安有清冷處乎安世世食君祿又嘗備法從緩急自知死所何避之有以此泰然未嘗經意昔温公自陝論新法不可以治郡得請歸洛時劇寇王充聚黨數千橫行太行中先人出兩驛延勞之云今日且喜公歸某前甚憂之若此寇知公有人望萬一却公東來以之動民柰何公笑而不荅再問之則云此何夫問吾輩平生學道以忠孝爲質有死而已夫復何懼固知君子涉世自處固有素矣

呂正惠公使高麗遇風濤檣折舟人大恐公恬然讀書若在齋閣中
呂榮陽公晚年習靜雖驚恐顛沛未嘗少動自歷陽赴單守過山陽
渡橋橋壞轎人俱墜浮於水而公安坐轎上神色不動從者有溺
死者於慰寧初監陳留稅章樞密案方知縣事心甚重公一日與
公同坐遽峻辭色折公以事公不爲動章嘆曰公誠有德如我聊
試爾

李清臣平日多於韓魏公前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
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清臣頗持兩端公因書閤之曰比來臺
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善論人如此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時程在講筵
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屢安地不知其危坐

頃之公不言程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程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爲定力不固耳

尹舍人謫官均州時范文正公知鄧州舍人得疾即擾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文正文正日往視其疾一旦遣人招文正甚遽既至舍人曰朱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言不可信朱並無所見但覺氣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文正語久之謂文正曰公可出朱將逝矣文正出至廳事已聞其家哭文正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于國門大臣責之曰君長者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

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其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頭

清廉

向文簡公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知廣州至荊南惟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以廉清聞

唐質肅公潭州一巨賈私蔵蚌胎為闔吏所揆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曾中書公在官所市易取貿必以厚予貿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廩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

公曰太守與民爭利者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陳龍圖從易爲館職數十年不遷居喪時士大夫有致賻者公不拒服除知廣州罷官不蓄南物獨載俸餘錢過嶺半以償贈賻者半以班宗族之貧者

陳忠肅公爲越州會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疎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倅闕蔡俾公權攝以時當得職田意公方貧必喜於少紓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圭租遜前官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廩

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吕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

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廣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

太宗時王禹偁爲學士嘗草繼迁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濶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聞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迁五十疋顧肯此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

滎陽邑公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九典五州晚居宛州真楊間十餘年衣食不給至絕粮者數日其在和州嘗作詩云

除却家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劉祕書丞家貧至無以給其旨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無寒具光以衣被一二事及舊貂裨養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送之於光不受於他人可知矣

儉約

王文康公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常言人臣患不節儉今居第多踰僭服玩奢侈僕妾無數宜有經制及貴顯深自抑損齊居蔬食泊如也

范文正公爲吏部員外郎出守時有三婢及官大歷二府以至於薨九十年不增一人亦未嘗易也

范文正公既貴常以儉約率家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

汝毋躭於嬰而吾親其肯未嘗死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不在矣汝毋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范忠宣公親族閭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且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

簠簋每退自公房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小官至達官始終如一

范太史公作布衾銘記云温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緑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

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殮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是物濟無所好唯於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几終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云云公序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范太史集布衾銘曰黎藿之茸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高粱之珍權寵之盛利飲之繁苦難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顛樂簞食萬世師模紛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杜正獻公食于家惟一麵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爵祿冠冕服用皆国家者奉人之于以給親族之貧者當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国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

蘇丞相平生未嘗問家人可无晚年際会所得俸賜隨即散用其自奉養至儉薄每食不過一肉始慶之日吊哭者詰其寢堂見其居處服用無不歉于咨嗟以為实素不苟也

陳文惠公居家以儉給為法惟已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爰能鄙事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

石徂徠為舉于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井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

則可若止得一饗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壬益重之

呂榮陽公在維揚時東萊公爲曹官所居廨舍無几案以竹縛架上置書冊器皿之屬悉不能具處之甚安其簡儉如此

温公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榮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李元衡儉說云與其貪食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千請以犯義不若

儉而全節侵年以聚侈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逐欲不若儉而安性

迂叟曰世之人不以耳視而目食鮮矣聞者驗曰何謂也迂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捨其所稱鬧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菓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

王文正公沖濳寡欲奉身儉約每見家人服飾似過即瞑目曰吾門素風一至於此亟令臧損故家人或有一衣稍華必於車中易之不敢令公見焉

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留云契食了去餘子弟云已留孫京契飯安排饅頭饅頭時爲盛饌也食後合中送數

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嗜好

王文穆公為相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閒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謂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爲物累者昔賢之所難

趙清獻公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有任也屏去龜鶴止蒼頭一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馱藤篋路行來滑龜放長河不共來

范文正公少貧嘗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

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絶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毋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過自貶約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勑國封容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国封遂買二女奴首髹服用不啻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於庭文節詢其所自國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侍二姬謂夫人曰此二姬乃夫人昔之媵也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於此耳若二婢齒未踰笄將嫁少年子向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聖慈垂憫然某

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狠戴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并衣著首飾與之婢爲嫁資謂曰若更雇于人必當送府勘罪

王荊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荊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舟失家貲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司馬溫公從龐潁公辟爲大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爲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與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潁公知之對僚屬咨其賢荊公溫公不好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公除脩注皆辭至六七不

獲已方受温公除知制誥以不善作辭令屢辭免改待制荆公官
寢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温公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
待賓客外輒不請晚居洛買園宅猶以兄郎中為户故二公平生
相善至議新法不合始著書絶交

杜祁公享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嘆者曰公嘗為宰相清貧乃爾耶
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乏此雅自不好耳然祁
公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璪曰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
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言語

胡文恭公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譁獨正顏色温温
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涖官臨事謹重不輕發發亦

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

薛簡肅公知開封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必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韓魏公言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巉峭每誠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亦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伏

韜晦

錢樞密出守河橋詣王沂公為別公酌酒餞之錢曰惟演身列將相不為不重然朝廷每關輔相議不在中惟公憐之公答曰相公才用閎闊豈魯所敢望然魯忝冠宰府僅已數年相公尚寄藩屏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茂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歷歷中外豈

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縉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之迹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

杜正獻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呂氏家塾記云章獻明肅之盛文靖公拯救防微杜漸者非一未嘗與人言天下亦莫知也仁宗既親政大臣或言當垂簾時有劉渙者嘗上章請歸政得罪于太后帝顧文靖公曰當時樞臣欲黥配嶺南賴卿力言得免若公者苟利国家雖舉世不知弗與辨也儻非聖主親發德音人誰知之豈比夫賤丈夫急已之毀譽而緩國

之休戚哉

韓魏公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又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用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蘇丞相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長也

攝養

任恭惠公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為博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強許公時尚為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

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也許公甚以爲然

黃庸直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早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耳學道以身爲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定定胡先生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血氣有傷當習射投壺散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客有語胡文定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儇佻若所齎千金得病甚癈客於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之後可

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惕惕然懼伐性之過甚悔痛自責奚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關中隱士駱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晝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時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交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知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此亦可為座右銘也耕道曰然

李畋苦病既瘳請謁公曰子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又自愈

蔡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毋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飲終身未嘗至醉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伊川先生曰蓋有之唐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工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耳故關朗有

周能過曆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

伊川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淫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循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耶夫子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無恥

太宗下詔召天下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年九十餘致仕歸鄉里本州奏聞召至闕庭上御便殿賜坐與語極從容因歷訪民間利病多見采納復問以攝生之理希夢對曰臣無他術惟是少情寡慾節聲色薄滋味上嘉之賜金紫致仕

陳忠肅公有疾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雞鳴而起終日寫閱不離

小齋倦則就枕旣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

好生

曹武惠王國朝名將勳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屋敕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虫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

蘇東坡云余少不喜殺生時未斷也近年始能不殺豬羊然性嗜蝌蚪故不免殺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免旣而得脫遂自此不復殺一物有見餉蝌蚪者放之江中雖無活理然猶疾幾萬一便使

不活亦愈於煎烹也非有所求覬但已視經患難不異鷄鴨之在庖厨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悕苦爾循恨未能忘味食自死物也又曰今日從者買一鯉長尺有咫雖困尚能微動乃置水瓮中須其死食生即放之

孝友

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内則鷄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爲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已而已耳若世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僕聞其言至今愧之

徐節孝處士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

不獲即奔走闕市詢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告之親戚故人或致其毉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為兒戲或謳歌以說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絶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溱造廬聞其號哭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為公泣也

蘇丞相知婺州派桐江水暴迅舟橫欲覆魏國大夫人在舟中幾溺矣公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太夫人甫出及岸舟乃覆衆以為誠孝所感

趙康靖公會郊社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槩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公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頤

及今以爲榮許之後遂以爲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納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卻以便親宰相謂且夕爲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陳忠肅公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庶無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始終連年有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已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後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

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昉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衙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

政和間温人趙彦霄兄弟二人父母服闋後同爨十二年兄彦雲惟声色博奕是娛生業已壞踰半彦霄諫之不入遂求拆籍及五年而兄之生計蕩然矣公私逋負尚三千餘緡彦霄因除夕置酒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爨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饑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寢歸中堂以主家務即取分書付之火管鑰之屬悉以付焉因言所少逋負已備錢償之兄初有慚色不從不得已而受之次年彦霄與長子俱膺鄉薦一舉登第鄉人大敬服之

杜正獻公前母有二子不孝悔其母改適河陽錢氏祖母卒公年十五六二兄遇之無狀至引劒斫之傷腦出血數升其姑匿之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

資嘗至濟源富民相里氏奇之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仍皆爲之婚嫁

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蔡忠惠公云事父母之道曰孝天之性也事君上之道曰忠人之義也猶耳目心腹有身則有之非外物也通代以旌賞勸其孝爵祿勸其忠則孝非天之性忠非人之義矣猶無耳目心腹豈爲人歟乃亦若鷺白烏玄蓋物之本然也苟染而色之何可長也惟忠與孝待勸而行詎至孝至忠乎夫忠孝者感天地動鬼神故有水魚

寒笋之事返風起禾之應或飾名沽譽雖勸諸亦可捨諸則不五之世忠孝多由於性三五之後忠孝多由於勸也勸之尚不能況不勸乎

教子孫

歐陽文忠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遞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豪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慎不可思避事也昨日書中言欲買珠砂來吾不關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

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又云仰珙剡石竪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劉忠肅公敕子孫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黃魯直云四民皆當世業士大夫家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當名世矣

潢渠先生言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鞭之使得所養合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法示以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

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執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故養正者聖人也

吳庠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人之長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忿咎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謹默

真宗嘗問高瓊卿子幾人曰臣子十有四人臣愚不肖然未嘗不教以知書於是賜諸經史於其家每戒諸子毋曲事要勢以靳進身若吾舊節行間至秉旄鉞豈因人力哉又嘗與諸子論蔚昭敏李斌之爲人諸子曰此衆人之所非也王曰吾常與此二人者言其忠質一心無銖髮敢欺朝廷衆之所非吾之所取也

蒙養正語録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

士人家切須勤教子弟勿令詩書味短

教子有五導其性廣其志養其才鼓其氣攻其病廢一不可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孝以培殖之又積善以滋潤之父子之間不可溺於小慈自小律之以嚴繩之以礼則長無不肖之悔

賑族

范文正公嘗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以吾祖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哉且自祖宗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右獨饗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顔以入家廟乎故思例俸賜常

均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捜外庫惟有絹三千疋令掌吏録親戚及閭里知舊自大及小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呂正獻公自為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宦顯内外姻戚亦益多爲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

程伯温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毋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憐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禄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

吳文肅公姻族有不能自存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
庄以贍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
劉簽判衰族人不能爲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初范文正公吳文
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政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劉公
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爲之君子尤以爲難
彭汝礪居家孝友事寡嫂謹甚兄無子爲立後官之又官其弟汝方
而後其子汝方聞公喪即棄所居官歸論者多之族人貧者分俸
錢賙給或爲置義庄

居處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菅園圃以爲
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況居室哉五今年踰

六十在世且無幾乃謀樹弟治圃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鄰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爲樂耶倣之餘宜以賙宗族若皆遵吾言毋以爲慮

趙清獻公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隣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李文靖公頗通釋典充厥榮利世務罕以嬰心其自奉甚薄所居陋巷聽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頹垣壞壁公不以屑慮堂前花欄壞妻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公公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公公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泰嘗荅

維因語次及之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横賜計裏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為鉄陌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後遇疾沐浴仰卧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室中無穢氣亦復行之報也

交際

慰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時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子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

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安謚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覆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范文正公讀楊文公億像曰公以倚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其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當國真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却戎狄保宋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懋慨立朝有紀無隱天下謂之至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鞫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爲

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荅及至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鞫大失望於是不復與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誄薦人或問其故荅曰鞫誄之才不患不奮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鞫聞知始以主公爲真相知也

李先祖元亮野夫學士之孫少有俊聲與蔡襄疑同學舍襄既貴元亮猶蹉跎塲屋疑在金陵以同舍故先謁之亮謝以啓事云洗足而見長者古猶非之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矣

蘇文忠公云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郡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薦其友人於郡臣求聞達於朝廷郡臣即繳其書奏

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鄧臣妻慚不出京妻立聽
事召鄧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爲乃公
嘗有數帖與吾夫壽私事恐汝家終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

君子小人

堯夫解佗山之石可以攻玉王者温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
磨不成須是得佗個頑礦物方磨得出警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
人侵凌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曾宣靖公爲翰林學士未識趙清獻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
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清獻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斬趙
相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絶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
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

元豐六年富公疾上書言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爲治亂之本神宗語輔臣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就爲小人帝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進曰弼之言是也罷朝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於今日誠如聖諭每对上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惇無以對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獎勵臣下刘忠肅公既對面賜褒諭因論人物邪正條對稍上意嘗納刘大諫序公文集云神宗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鄉品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因上疏極論其略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嚮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

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於愛君之心憂國之言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之論有樂於無事之論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羞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臣願陛下虛心平聽慎重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亦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華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誰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抑高舉下品制劑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陰阻平施設變化唯陛下力行之而已

時西邊儒帥有以威敵斥境請于范純仁者手自荅曰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鵝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

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不惟不可勝雖勝亦非也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盛上曰誰爲陰公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国之陰皆宜戒之上問吳奎奎曰但爲小人黨盛耳上不懌

樂善

晏元獻公爲人剛直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鐏酒相对欢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文正孔中丞等皆出其門

鄒侍郎修業有志行記覽該總援筆數千言立就斯可畏者然自視如未足士有一善無貴賤必與之交無遠邇必欲收而取之

呂榮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

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陳忠肅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受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美即譽美傳揚謂已不能

杜正獻公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記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

而惟日不足者歟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爲已任好德樂善出於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爲意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上求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奪也司馬文正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嘗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録或对客即書率以爲常其書字皆有楷謹

教育

安定胡先生在湖率時福唐劉彛執中往從之率者數百人彛爲高弟允綱紀於學　彛之力爲多熙寧三年召对上問從學者何人對曰臣少從孝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彛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

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集重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其声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陛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功學校始自蘇湖終於太學出于門者無慮二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迨數十章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直學士院陳公歷知僊居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譏之於判府富文忠公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文忠公疑焉人劝陳公毀學舍以塞謗不從而講說不少衰文忠公益奇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爲已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齒於仕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帥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爲固國之本也治已爲臨下之範也學古爲修身之資也事親爲行道之始也官於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

晏元獻公留守南京范文正公遭母憂寓居城下晏公請掌府學范公嘗宿學中訓督學者皆有法度勤勞恭謹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詗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

紿云適疲倦暫就枕耳問未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出問之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爲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率以爲法由是四方從李者輻湊其後來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曾文昭公知應天府略當東南孔道宴勞無虛日公曰飾厨傳以邀往來之譽吾不爲也乃積公帑之餘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才爲多

孫泰山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李春秋著尊王發微嘗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嘗人既素高此二人由是始

識師弟子之礼莫不嗟嘆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厚德

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時李文正公以司空致仕於家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於御樓之例敷对明奭精力康勁上親酌御樽飲之選艤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也

杜正獻公嘗曰今之在上者多撓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兖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

以事使之不暇遑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甚者衆不必繩以法也

呂正獻公議者或咎其持心太恕今惡惡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校書郎張子棐居三川間嘗謂見王沂公延於便坐屏左右語之曰聞伊闕令劉定基貪虐無狀民將興訟又出書一軸悉數其罪且曰爲吏至此誠不足念若奉以成歛則平民罹其害者不啻千人今將先事除之如何子棐对以漢薛宣故事公領之未幾檄召令至府面詰之仍示以鄉來書軸俾自閤之劉首伏不敢有隱且求解去翌日以疾告自免由是訟息而民安

方諫議謹言爲侍御史時丁謂貶遣謹言籍其家得士大夫書多千
請開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
蘇丞相平生於人無纖芥仇怨在杭州日有人以事屬公公不從後
其人當言路懷忿抵巇或謂其事亦書劄具存可辯公笑曰吾豈
爲是哉在潁州日通判趙至忠本歸明人所至輒與守競公待之
以禮具盡誠意他日至忠泣曰至忠虜人也然見義則服平生誠
服者唯今韓魏公與公耳
趙清獻公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益司欲罷遣之公徐左右其政
而二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罷
胡文恭公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千萬胡安定始教授
於其間未訖滕公罷去群小共然謗議以爲滕公用錢有不明者

自通判以下不肯書其薄公於坐折之曰君佐滕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臧奚不早告陰拱以觀俟其去乃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爲公書

長樂陳希韻至道中爲果州户曹有稅官無廉稱同僚鉏齒而不言独户曹數以大義責之稟其或悛已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貪墨狀於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某字號其篋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户曹俾陰伺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篋驗治之聞者皆爲之恐户曹受命不樂曰声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姦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密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當自白不則早爲之所稅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

亭既行户曹與吏候于關門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衾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户曹爲長者然而户曹未嘗有德色也

傳獻簡公言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認乎

曹武惠王爲人仁愛多恕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　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固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蔡忠惠公嘗飲食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即再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

以語人

蔡挺爲江東提點刑獄有虔州職官譖不州曹椽姦利事蔡留職官於坐呼椽面證之而初無是職官慚懼辭伏蔡責之曰汝小人也吾雖可欺柰何譖無過之人乎叱去之自是無復譖毀而人服其不可欺也

陳彭年任翰林學士日求对歸詣玖府王文正公見之陳起呈其狀曰科塲條貫公投之於地曰内翰做官我日特閙截天下進士陳皇懼而退

仁宗時天下提刑轉運知府多以愛憎喜怒黜官吏小失以快已意御史裏行陳洙奏欲望凡奏到公案其被奏官於理無罪者兼取問元奏舉官司重行譴罰被奏之人移於隣部以相迴避仍令

班行天下戒監司州郡苛察者上深以爲然今審刑院大理寺今後諸處勘到命官使司奏案內有不合書罪顯步捃拾者仰奏甚干繫官吏自是少敢以喜怒憎愛羅織官吏

張文定公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晚年爲宰相門下厮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而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允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公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忿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勵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爾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叅汝平昔之事汝其有愧於吾而

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劉留臺自少極貧專事趨謁歲久鄉人厭之不能自存一日與其子同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到泉州而司戶得罪憲司對移他郡復徒步歸至潭泉市買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臥堂中終夕不去翌早有一人號泣而至自言為商于外八年不歸只收拾得金子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行擔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公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公公一無

所受及還鄉人餘薄之前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公荅以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攘他人物以爲己有必有禍災身且不保安用物爲彼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之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詹鄉薦一舉登弟官至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孫趾美仕途者二十有三人予乙卯秋還自滁陽與其元孫質夫縣丞同舟入雲川得聞其詳且言伯父侍郎嘗錄其事鐫之以戒子孫當以高祖之心爲心在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己有者不得妄有覩覦云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弱時謀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弟其女以病兩目皆盲女家朋耕貧甚致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

卒娶盲女與之偕老予偶讀唐摭言載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爲托曰其長幼損一月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病非泰何適皆服泰之義乃知古人已先劉庭式矣陳無已談叢亦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姚雄初爲將以女議定一寨主子無何寨主物故妻及子皆淪落後雄以邊帥赴開奏計一嫗浣衣喜其有士人家風問其所從來嫗云昔良人守官邊寨有將姚其姓者許以女歸妾子今夫既喪無以自存方貨餅餌以自給姚曰爾尚記形容否嫗曰流落困苦不

復省記桃曰雄是也友自許歸之後不與他族日望塔來豈以父之存沒為問耶嫗泣下氣咽不語久之因留嫗并其子易以新衣俱載還鎮遂畢其礼

報德不報怨

崔子王座右銘曰施人戒勿念受施戒勿忘

曹武惠王征幽州偶失律於泳鹿素服待罪趙忼政昌言請按軍法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忼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

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爻許公之短坐落職知饒州從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

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呂許公自大名復入相對人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門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文正謝曰獨以公事忤仇相公不意相公奬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

唐質肅公爲御史論文潞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示之疏讀語益切樞密副使梁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潞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而公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公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公言起唐公通判潭州後御史吳中復請還介言路公復言唐介頃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召之

尋至大用與公同執政相知爲深後潞公爲平章重事薦介之子義問以集賢殿修撰帥荆南潞公之德度過人如此

彭汝礪在臺嘗諭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爲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坐奪一官至是又辯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

至和中范文忠公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慶曆中介甫執政恨文忠公數數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遺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吳正肅公初尹開封范文正公在政府因白事數與文正公忤既而

文正公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任事者所沮公取可行者固執之
陳龍學公從易天禧中坐失舉送宰相寇萊公素惡之遂除知吉州
及萊公貶道州從易爲湖南轉運使咸謂曰可忘廬陵之命耶萊
公至從易以故相礼敬之言者爲慙
張文節知臼杓參知政事爲宰相王欽若所排及知南京欽若分司
南京衆謂必報之而知臼待之加厚
楊侍郎偕知審官院元昊乞和而不稱臣偕上言以謂連年出師国
力日以虧莫如以書遺之徐圖誅滅之計諫官歐陽文忠公蔡忠
惠公交章劾奏偕職爲從官不思爲国討賊而助元昊不臣之請
罪當誅偕不自安求知越州道改知杭州而忠惠公謁告迎親輕
遊里市或謂曰何不以言於朝偕曰蔡嘗以公詆我豈可以私報

也

陳恭公素不喜歐陽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爲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陳自謂必不得其美辭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毀譽而更忘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又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其門下客李中郎曰吾恨不早識此人

陳忠肅公既還寓通州時開封尹盛章與石憝以私隙詿爭章密取旨送憝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爲公報怨蓋公貶台州石憝窘辱百端迫脅累矣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家而於憝亦沾親憝屬宰求館舍宰以爲疑

公謂宰曰親戚患難宜相周旋置此卹彼乃爲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帥聞而愧感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爲宰盡親戚忠告之益爾非欲以報德怨也却之不見月餘遂挈家爲江上之遊

孫文懿公欲典田赴試京師尉李昭言戲之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文懿以第三登第後判審官院李昭言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榮州負甚得束之物持歸爲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在藏庫鎮將者部川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黃金一兩贈其歸其盛德如此

宋元獻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囊中有不稅之物爲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笞奴

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范文正公年三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以朱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貴用南郊所加恩乞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爲塋之歲別爲饗祭朱氏他子弟以公蔭得補官三人

濟昏塋

范忠宣公知大原府河東土俗民衆惜地不塟其先公遺屬僚收無主遺骨別男女異穴以塟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不可以萬數計刻石以記歲月

沈內翰文通治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貧不能塟及女子孤無以嫁者以公使錢嫁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女爲已子者奪歸其父母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鄰暴骨及貧無以殮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

趙清獻公得虔州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歐陽文忠公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昌熾

太常少卿陳公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毋老子少公養其毋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

與子沈同登進士第

彭尚書公少時師事桐廬倪天隱天隱亦奇之及官保信迎天隱置于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死無子公爲幷其母葬之又葬其妻又割俸資其女同年宋漁未官而死公經理其後不啻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薛簡肅公爲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負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出處

富鄭公韓魏公爲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勵風俗知蘇公子容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范忠宣公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已至僕妾皆治於家往往鐫削過爲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然補外則付之外廚加料裁倍無不厭餘或問其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妻孥者吾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爲樂而無顧戀京師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惟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内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祈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地謂祈公門下士曰豎以副文冤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豎爲不足牲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遠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

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行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惟焉賈爲之嘆服

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文正公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爲環慶帥辟公掌牋奏公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呂氏雜志云或問二程先生以呂公溫公出處爲有優劣先生云正不如此呂申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慊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肯爲我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義命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有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范太史公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冲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徃徃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好第亦須看仕宦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宦處處一般既免未得須復爲他官逃

此之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為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爲者何如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怍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師川曰極是亦待來此矣若做不得去之未爲晚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總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辭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爲臧倉所毀不遇魯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

劉執中日謁魯公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晏曰士之淹速詘伸亦皆有命今姓

名已蒙記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其之命也魯公嘆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將十年未見如君之言也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竊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承事昭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秘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臺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难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

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

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难回觸怒為解万一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国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命公在隨幾一年素皆目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万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木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以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後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

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憲載顯德中以文章有名朝議以合爲知制誥樞密使王朴力薦之久未除改朴請中書閤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文學伯斯人命薄不能荷負耳朴曰公當以才進人何言命耶未幾命載知制誥及召爲學士席未煖而亡識者以爲穀能知人朴能薦

蘇文惠公平生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焉我勇於敢爲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爲恨孔子之伯夷叔耳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恬退

呂正獻公既中第詔序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

安因宗時文不復索所業令徑就試亦不赴故仁宗心重之及有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畢帝謂公曰知卿怙退有顏氏必將時仁宗臨朝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獨被褒語獨范惠文公喜文賦塲屋師之爲人和易脩勑辭簡肅公宋景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歐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較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怙自是始以自陳爲恥舊風遂絶後衆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

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覽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聲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辯爲校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秘閣

呂許公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棄行自此擢用

待制王公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未嘗折顧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韓持國不好進篤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下外艱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文一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潞

公朱祥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轉運黃處部好舉時才之士張忠定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廉謹知恥者若舉之則志氣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已若舉之必將矜才好利累及舉官為不少矣

熙寧一年司馬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范公太史同編修供職秘省時王荊公當國人皆奔競公未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論公意以公獨不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往見後章惇拜相公知陝州罷坐貶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怒之容修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

然後就職及被貶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爲不可

呂正獻公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范忠宣公作相其子夷（名正平第七子）當入遠公欲以恩例換近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以恩例求僥倖前人立志例皆如此

處患難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彼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貌益康如在中州時

曾魯公以罷政言路率公素所不合者未敢顯言排公迺言元符末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曾公肇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治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洲安置在汀州二年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一榻坐臥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小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胷中泊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襄又率衆爲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定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儲官屋以庇風雨有司循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

化士人奮土運甎以助之爲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羊飲水著書以爲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

蘇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爲罪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遥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沒亦大所難能也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慍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經史自娛縕袍糲食家人簞瓢屢空以自存親知聞之爭餽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贐金公曰贐惠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竊而苟取吾何敢脂韋以適已爲恍哉悉歸之君子謂公誠樂道以自安者

休致

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修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

龐莊敏公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

孫寶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曰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忘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今世少比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爲壽獨其姪世修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　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范忠文公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

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疆嗚呼卿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塵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甲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文恭公謂養廉耻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吏

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
朝廷嘉其言是故至今行之
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高而精力不衰故
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饑
鳥臺上噤無聲曾公亦致仕而去

忠義

初虜之入真定也父老號呼曰使劉資政豁在鎮豈有此禍虜益知
公名必欲得公宰相紿以割地遣公往虜人以其國僕射韓正館
公于城南壽聖院正言國相知公名今欲用公也公曰偷生以事
二姓有死不為也虜人謂黏罕為國相云明年正月正見公言欲
以公為正代許以家屬行公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召指使陳灌

等曰虜人乃欲用我我當以死報國耳灌等泣且拜公曰死生命也寧為不義屈乎即手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付灌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帶自經時十六日也燕人讙然嘆曰劉相公忠臣也因與讙共葬公壽聖院西岡上遍題院壁識其處灌速歸報公子子羽具棺衾公故將王璽等以兵護出城大斂公死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王文公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方升豈宜爝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礼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

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公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蓋不出誠意嘉仲曰陳忠肅公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忠肅却未見其已李文定公迪至鄆半歲真宗晏駕公貶衡州團練副使丁謂使侍禁王仲宣押公如衡州仲宣始至鄆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公公皇恐以刃自剄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人往見公者輒籍其名或饋之食留至臭腐棄捐不與公客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公至衡州

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公由是得全至衡州歲餘除祕書監知州辱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稱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洎為喬之副常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擘其手去入視事廳內語二親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詰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簾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塋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髮鬱然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影自南廊而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覩者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盧州不

就曰齊州地望卑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今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沮而退

王文忠公為樞密副使持法守正以身任天下事凡宗室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賊莫不關樞密而濫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之至其大者則皆者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怨搆為飛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去上愈知公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在位六年裁職修舉省有條理

王武恭公故人為人干進於公公問約所遺幾何乃出金厚謝之曰故人吾不忘公恩其敢私市耶上嘗賜飛白清忠二字藏於家

明肅攝政馬季良聯姻劉氏以非道干進太后欲擢為龍圖閣待制

顧王沂公守正難之會公移疾數日諭執政者擢季良且曰沂公在告當亟行之諸公承順忽遽改季良止以太常丞充職蓋三丞未嘗有預內閣清職者中外諠傳而公持正之名益重焉

婉容翟氏進位官吏轉行有礙正法者周益公言上皇嘉從之賞陞下登極之恩事體至重然法當面授者未嘗轉行豈容掖廷奉事之人獨超此例上曰朕初以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

縣有牧地每歲衛士縱牧馬踐民田百姓病之而縣令不敢誰何范文正公下車恩威著於上下百姓知公可賴一日民有訴衛士縱馬食田者公捕而杖之衛士校長申愬前司愬前司申樞密院有旨勑公申中書曰非不知衛士非畿邑小官所敢刑然養兵出於二稅二稅出於民田衛士牧馬而侵食民田則稅將使何從而出

哉身為縣令職在養民若坐視而不恤安用縣令哉章出特免罪仍畿邑兼管勾牧地自公始

祕書丞劉公為人剛毅一毫不挫於人熙寧中執政王文公有與之故舊者欲引修三司條例公不肯附之且非其所為執政者寖不說當是時其權震天下人不敢忤而公憤欲與之校面語侵之至變色悖怒而公不少屈稠人廣坐抗言其失聞者縮頸而公氣意自若久之亦不自安以親老告歸南康乞監酒稅以就養

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百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有是也劉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

原甫不以為意見質厚者親之如兄弟姦諂者疾之如仇讐用是困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棖以多欲不得為剛微生高以乞醯不得為直如道原者可以為剛直之士矣

胡安國之子寅被召造朝公戒之曰凡出身者本吾至誠憫惻憂國愛君濟民利物之心立乎人之本朝不可有分毫私意善人君子吾信重之不輕慢之惡人小人吾憫憐之不憎惡之天下猶一家如仲舉於南節元規於蘇峻皆懷忘嫉之心所以誤也諸葛武侯心如明鏡不以私情有好惡也故黃皓廿於卑賤而不能馬謖入幕上賓流涕誅之不釋也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魏公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初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

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拥字魏公嗟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
初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已為是賢於人遠矣
趙忠簡公與張忠獻公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行在張出視師江
上經營興舉趙居中總政事相為表裏趙自以遭時多故遇人主
特達之知心惟至公務要協濟未嘗有所疑忌而行府所行之事
往往侵紊三省樞密孟庾叅政沈與求憤然不平之曰三省樞密
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各稱疾罷去趙乃一切隱忍未嘗計較輒
分彼我所幸國事有濟然人以此為難也
范太史除正言客有言於溫公以公在言路必能協濟國事溫公正
色曰子謂淳夫見光有過不言乎殆不然也
陳忠肅公嘗望早達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元祐紹聖間諸公交薦

於朝公謹擇所主多所退避及後被眷知居言路排姦扶正所指議者往往嘗相與薦故公疏文有曰在彼則與爾所知在此則爲仁由已未嘗以預薦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而絶其恩蓋公之意以士人出處不因私爲而廢公議則朋黨之說無緣而起

尚書彭公拜中書舍人賜服金紫詞命雅正人以爲有古風遇事不苟多所建白其論詩賦回河事尤力主議者皆不悅公亦數請去是時大臣有持平者頗與公相佐佑而一時進取者病之欲排去其類未有以發會知漢陽軍吳處厚得蔡丞相確安州詩上之傳會解釋以爲怨謗諫官交章請治又造爲危言以激怒太皇太后必欲寘之極法公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執政不能抑則上疏論列甚切又不聽則居家待罪時中書舍人止公一人既而蔡丞

相有謫命公曰我不出誰任其責者即入省封還除目辯論愈切御史臺自中丞而下五人坐是同日出臺中一空公復力爭以為不可諫官指公為朋黨太皇太后曰汝礪豈黨確者亦為朝廷論事爾已而蔡丞相貶新州用起居舍人草詞行下而公亦落職知徐州一二大臣相繼去位自是正人道壅而進取者得志矣公在臺既嘗論呂嘉問事且與蔡丞相異趣使外十年蔡為有力後治嘉問獄不肯阿執政意擠之坐奪一官至是又辯蔡丞相不當謫至得罪乃已人以此益賢之

王荊公與唐質肅公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荊公雅愛焉嘗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荊公曰伊尹嘗五就湯

五就榮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賢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為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也

德望

王沂公再莅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後入

契丹求和親割關南之地虜使見吕坦夫畏伏曰觀宰相如此（繞留無益）包孝肅公在言路極言時事後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獨魏人立生祠為塑像歲時瞻奠比於梁公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者必問

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北虜主問左右孰屢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乃即宴坐命畫工圖之而去館伴楊興功遽以告忠彥北門爲聘使道舊典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則名于書其副使民禹錫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及公去魏後留守引前比欲得其名數強之卒不可

每南來涉臨清界即誡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須索

滹水燕談云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陝西父老有遠來觀於道傍者憮然相謂曰吾以爲韓公乃非也於是相引以去

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富韓公爲樞密副使辭愈力至七月申前命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耻坐薪嘗膽不忘

修政因以告身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章得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元獻公為相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杜祁公為樞密使韓魏公與公副之歐文忠公余襄公王懿敏公蔡忠惠公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徂徠先生作慶曆聖德詩以美之公既以社稷為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范文正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劄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范文正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文正公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初呂正獻公自河陽入朝都人環觀相謂曰此公還朝百姓之幸也至是士民相慶既受命出殿門武夫衛卒皆歡忭咨嘆慈聖光獻太皇太后聞公進尤喜曰積德之門也中謝日有司供具諸執政皆集內出酒果殽饌豐腆珍異就宴賜之侍史竊視其器皿欵識皆有慶壽宮字然後知賜物乃光獻意也時富韓公司馬溫公皆在洛聞公登樞富公寓書為慶曰公之名德聞于天下然嘗以直道忤執政士大夫未敢遽望登進忽報拜命出於事外人甚驚喜此得於輿論非敢佞也司馬溫公亦以書遺都下友人曰晦叔進用天下皆喜以為治表聞其猶力辭光不敢致書君宜勸之早就慰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即曰司馬溫公呂申公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

義者幾二十人康節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羞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呂正獻公曰非使契丹虜中接伴問副使狄詠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詠曰今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虜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公以著於語録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畎畝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公之名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曰冀其復用於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舖晨起北行見村民百餘讙呼踊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人傳司馬為宰相矣余以醉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故蘇文忠公為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童子誦君

實走卒知司馬盖紀實也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爇誦佛經而哭父老日數千人至填杜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踴貴後二年虜人驅填户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歎焉曰必異人也問為誰墳乃對以某官一無所動盖棺而去）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嘗言吾於魯直為舅氏然不免有所切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拜禮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在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日用者荅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盖言忠肅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

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大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為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陳忠肅公遷謫以來杜門不治人事絶跡州郡宴會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知名顯見及自天台歸通川道由會稽時王豐甫仲楚為越帥以公舉為岐公所器重具舟楫為禮候公於郊因共載歸府舍越人聞公赴會競來觀瞻比肩輿歸館道路遮擁幾不可行為人欽重如此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為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檐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

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如器之者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喜讀孟子故剛大不挫之氣似之

范文正公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王子野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公縮頸

得體

丞相魯國范公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為公初知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籤表得以視而書之慮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公後果為名相

韓魏公為相魯公為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公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矣人以為得宰相體

仁宗性寬容言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范文忠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講讀

東坡先生嘗謂李廌曰范淳夫講說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師三昧也

元祐初伊川除崇政殿說書時范公為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伊川

嘗謂溫公曰經筵若得范淳夫來尤好溫公曰他已脩史朝廷自
擢用矣伊川曰不謂如此但經筵須要他溫公問何故伊川曰願
自度之溫潤之氣淳夫色溫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
意其後除侍講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窃瞻睿顏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
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
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
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
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
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此非後世之監乎
聞者歎服

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伊川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文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

諫諍

元城談錄云天下以為當然者謂之公論公論蓋非強名乃天下也此道未嘗廢顧所在如何爾如唐虞三代與吾祖宗之時公論在上君相主之賢哲聚於朝不肖沉於下海內人於陶冶一歸於正如晚周及東漢之餘上之人不能主公論所用非其人於是乎清議在下而士知所尊畏恥為非義登其門者如龍從其死者如歸致黨錮之禍起視漢室為何等時也頃時王文公薦李定召見陳襄彈之未行間擢大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次道封還詞頭明

日辭職罷之又下次直李大臨蘇子容相繼封還更奏覆下至于七八子容與大臨俱落職奉朝請名譽赫然此乃祖宗德澤百餘年間養成風俗公論之不可屈如此與脩太史書崔杼弑其君殺三人而執筆如初者何異其後攝官修起居注章衡行之賢不肖於此可見要之公論不可一日廢然在上則治在下則亂可以卜世也

諫議田公好直諫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真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寫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遠朝廷每有少闕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已至矣每見公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幸

龍圖閣閱書指東北隅架二漆函上親署鐫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范文正公銘公之墓曰嗚呼田公天下之直人也言甚危命甚奇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遺嗚呼賢哉君不得而見之蘇文忠公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有絶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此君子之所甚懼也

是歲天子將親大祫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刘公敞以禮部集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說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奏

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美耶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盡善極美矣復加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群輩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禮論之陛下寅畏天命正當親自抑損豈可於此時加上尊號章已四上天子得公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

不受公於是忤時相

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呂文靖即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又多稱引前代母后臨政所以致禍之道以勸戒焉

慶曆初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王懿敏公俱除諫官蔡忠惠公以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毋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猷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范文正公尹京時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欲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宵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疏奏

嘉納為罷黜內侍云

韓魏公為右司諫時災異數見公以災異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耶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衆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吕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十上下不報公乃抗疏乞出疏示中書敕御史臺集百官會議上乃罷宰臣王隨陳堯佐參政韓億石中立等四人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鳧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是時朝廷欲以公為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羙官非本意也人其謂我何語聞遂寢

韓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人皆以為榮魏公為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

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魏公聞此言益自信也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文正公富文忠公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歐陽文忠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脩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王懿敏公素自筮仕折至稱為能吏既升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鶻

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塋給鹵簿司馬温公言董氏秩本徽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若燕人始令犯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后同表益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

温公延和登對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因曰先帝初立左右惕息因居簡以諂自入故晚年復張陛下登極中外頌美首以留此四人為失上曰祖禹自當去曰閨閫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掖尤非宜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孝君

簡校猶膳大不惟離間君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
上命劉光請以付密院上從之癸巳崇政登對言臣與君簡勢
難兩留乞罷中丞除外任上曰今日已令出外矣光曰凡左右之
臣不須才智謹朴小心不為過則可矣
呂獻可公屢為言職其奏草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前後三逐
皆以忤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
公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旁側為之股栗晚年病臥
洛陽猶旦夕憤歎以天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
之病子孫之貧也
客有問今世之勇于逸斐者斐曰有范忠文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
曰忠文長僅五尺脩循如不勝衣矣其勇斐曰何哉而所謂勇者

而以瞋目裂眥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忠文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叛無異而忠文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忠文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忠文者胷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篡天子之父而忠文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況范忠文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忠文傳

傳獻簡公嘗論事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辯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言言事臣不敢

哲宗即位傳獻簡公除御史中丞即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錯枉以正大臣臣請極其力以死繼之若夫窺人之私摘其細故此非臣之志也

王公尚書左丞在政府遇事必爭韓維罷門下侍郎進章論排且曰去一人天下失望忠讜沮氣讒諛和之人爭進矣

劉忠肅公為御史與中丞楊元素言助役有十害王荊公使張琥作十誹以詰之琥辭不為會布曰請為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

甲尚所在元素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姦邪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云云至於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為無能俠少徼辯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改常剥民者謂之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論定然後落筆同列與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如市今羌虜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創夷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戚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居數日罷御史落館職政府擬窻牘外上不聽乃貶衡州

劉忠肅公既被遏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孝肅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

劉元城先生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辯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執簡却立俟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公退則咨嗟嘆服時以殿上虎目之陳忠肅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況以訐為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

章惇於崑山縣強市民田人口經州縣監司次第陳拆皆不敢受理

又經户部論訟後不敢治御史臺亦不彈劾忠肅公累上疏不報乃極論之曰按惇抱死黨之志而濟以陰謀蘊大奸之才而輔之殘忍因緣王安石呂惠卿之黨遂得進用而造起邊隙徼幸富貴在先帝時已坐買田不法嘗罷執政蔡確引用再叨大任陛下嗣位擢置上樞而內懷姦謀沮毀聖政以至惇慢帷幄之前殊無臣子之礼及以家難退歸里閭而敢憑恃凶豪劫持州縣使無辜之民流離失業乞特賜竄殛仍與臺臣置院推劾其罪昆山蘇州及本路監司亦乞並行黜責章四上朝廷令發運司體究詔贖銅十斤公復爭之以謂所責太輕未厭公議況惇與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自謂社稷之臣貪天之功徼幸異日天下之人指為四凶若不因其自致人言遂正典刑異日却欲竄逐深恐無名且干繫官吏

因惇致罪皆處從坐惇首惡之人乃止贖銅事理頗錯亦已太甚
況下狀之日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事狀顯著考按律文罪人十
惡愚民冒犯猶有常刑惇為大臣天下所望而虧損名教絶滅義
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聖人制法惟務至公若行於匹夫而廢於
公卿伸於愚民而屈於貴近此乃姑息之獎非清朝之所宜行也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語言恐脅貴近為中外
憂劇元城復言曰臣近嘗進對論蔡確朋黨雖粗陳大槩未能盡
達天聽事體至重不可不憂臣開蔡確章惇黃履邢恕四人者在
元豐之末號為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僚屬和
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四人
者以謂有定策之功眩惑中外若不早為辯正恐異日必為朝廷

之患臣聞元豐七年秋宴之日今上皇帝出見群臣都下喧傳以爲盛事明年神考皇帝晏駕衆謂前日之出已示與子之意其事一也自先帝遺豫嘉岐二王日詣寢殿候問起居及疾勢稍增太皇太后即時面諭並令还宮非遇宣召不得輒入有以見聖心無私保佑慎重其事二也建儲之際大臣未嘗啓沃而太皇太后內出皇帝爲神考祈福手書佛經宣示執政稱美仁孝發於天性遂令草詔誕告外庭蓋事已先定不假外助其事三也陛下聽政之初首建親賢之宅才告畢工二王即遷就於外第天下之人莫不服陛下之聖明深得遠嫌之理其事四也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伏望明詔執政及當時受遺之臣同以親見策立今上事跡作爲金

滕之書藏之禁中又以其事本未著實録然後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貶竄外所有章惇黄履邢恕欲乞並行逐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貴姦豪屏息他日無患由是三人亦皆得罪

定庵先生云族人陳良翰一日見余問曰近潘良貴送叱向子諲如何余曰義榮平日勁直此一事尤為人所難也良翰曰直則直矣未為盡善夫人臣以礼諫君使子諲以無益言惑聖聽則義榮當引古證今乃陳利害委曲為上言之無有不開悟者今於殿陛之間厉聲一叱以快一時之憤似近乎訐豈所謂得事君之體耶雖然當今之世士氣委靡不振如義榮者奮不顧身敢與佞倖抗亦不易得但春秋之法責備賢者不得不然良翰後生其操論如此他日立朝必有可觀者焉

張繹曰鄒志完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責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程氏遺書云今天下之士夫在朝者既不能言退者遂忘之又不肯言此非朝廷吉祥雖未見從亦不曾有大橫見加豈宜自絕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之義不可絕豈有身為侍從尚食其祿視其危亡曾不論列君臣之義固如此乎

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伊川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謂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

憂國

杜正獻公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

行其事行其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第衍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百以自恕獨未能忘國爾

王文正公或歸私第不去冠帶入靜室中默坐家人皇恐莫敢見者而不知其意後公弟以問趙公安仁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韓魏公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開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涕泣終日不食

富文忠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

師契卅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

唐質肅公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於是濮王園廟之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官之謫者

趙康靖公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国愛君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迹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以林未嘗一日忘也常置坐右以時省閱

山谷言頃與范內翰公同局范公多能言溫公事方公初官時年尚少家人每每見其卧齋中忽蹶起着公服執手版危坐久率以為常竟莫識其意范公從容問之荅曰吾時忽念天下安危事夫人以天下安危為念豈可不敬耶

薦舉

韓魏公之在相位也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文公文公曰文行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二人皆調小官公乃處覺於館閣任頡於省府他皆此類也所薦引於上前者未嘗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為執政者公力薦韓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為樞密副使既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之去惟薦此人朕豈可遠公既罷去蘇子容除脩注往謝二府參政趙康靖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嘗援己也

韓魏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也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輩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試之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孫公政朴為御史中丞薦唐質肅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因薦韓文憲公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公曰若范仲淹舉臣以公則臣之拙直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於人遂除參先

政事

陳述古自始達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為民庇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薦之不已也因之援擢致身於亨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若喪其朋咨嗟靡息為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人或謂公曰身為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傾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須使知出我門下耶

范忠宣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

求三年之文非儲之以待如病者何故雖以人材為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而及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

温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温公曰非也光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謝諫議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知縣張逸特厚將薦之朝乃設几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焚香再拜曰老臣為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後官至樞密直學士累典大郡皆有能名王文正公皆其所薦士也

高宗曰張浚自薦辛興宗作秦帥此至陝西見孫渥材優即奏罷興

宗而用渥蓋其用心公也

程伊川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願與持國泛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順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願乃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願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用人

真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滿坐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月之後召與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三四

人姓名請於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之知明日於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公曰當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

王沂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太尉王公當國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官尚淺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榮塗坦然中外允愜故公執政之日導行是言而人皆誠服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公居陶鎔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　以駝虎者害人之物故置鴕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日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梭謗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與之奬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貴也若一以公議黜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蘇公子容自少忻交皆當世豪傑及登顯近務推挽正人吉士不問識與不識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無雜賓其進退士大夫無纖毫私意以故人不歸恩而怨讀亦不切至焉

東坡言頃試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相國韓公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爲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爲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韓公曰記注與制誥爲榮未可遽授不若且於館閣中擇近上貼職子之他日擢用亦未爲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劉原父上疏論邪臣正臣進退之分正臣常

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察互觀之呂溱蔡襄歐陽修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幸之心上悟頗留脩等元祐初呂正獻公廣用當世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數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用之矣正獻公嘗親書遺子崇陽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獨爾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

劉忠肅公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問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極是卿等嘗能如此太皇宮家

何所憂也

刘忠肅公輔政累年其於用人先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卹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笑而不荅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為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公為之首元城先生云老先生嘗謂金陵曰公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文公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便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公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悔之文公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

上方勵精有為近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抗疏論七臣而諷上以清靜無為其言曰臣聞公輸知材之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宮室岐伯知藥之陰陽然後能用其藥之性而治疾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有忠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幸臣有巧臣此七臣者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為先觀其趣嚮之所歸則思過半矣行義修於家道德重於身明於天人之微達於去就之致親讐並用而不疑巨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方正直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於無過去民之害期於無害不趨易而避難不辭怨而居惠若此者忠臣也智足以應卒術足以御煩俯取譽乎民而民實愛其賜仰取愛乎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財則朘剥而速富使民則督迫而速從集事

則峭刻而速成若此者幹臣也偷合苟生無所臧否不卹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病主之所予從而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固祿持寵為妻子昆弟計若此者容臣也不忠而貴佞邪而君不知喑默而衆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捭闔善用機數迎風順旨鈎中主欲獻其小信以行其大詐委其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德興矣忠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覇政強矣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聽昏矣幸臣進則君子退矣巧臣進則社稷亡矣此七臣者成敗治亂之機而人主之所當察也

善處事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與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仁宗幼沖

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閒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為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須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盂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其有毒也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率類此

章聖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汹汹無敢言者時宰相王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之呂后唐之武氏皆非據之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政豈不為劉氏之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於天下非惟為劉氏之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其議遂止

大內災宮室略盡比曉朝者盡至日晏宮門不發不得聞上起居兩府請入對不報又之迫班上御拱宸門樓有司贊謁百官盡拜樓

下呂文靖公獨立不動上使人問其意對曰宮庭有變群臣願一望天顏上爲舉簾俯檻見之乃拜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纏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門思召近臣臣告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上在澶淵遣王文正公還守東都既至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使人不得傳播後車駕自河北還公宗人及子弟輩皆出迎於郊外忽聞後有呵喝之聲驚而視之乃公也其處事謹密如此

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司馬公言真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爲瑞

若偽為遠夷笑願厚賜而還之因奏賦以諷

蘇公子容嘗權樞密院邊帥遣种朴入奏得諜言阿里骨已死國人未知所立番官趙純忠者信謹可任願乘其未定以勁兵數千擁純忠入其国立之衆議欲如其請公獨曰不可越境而入其國使彼拒而不受得無損朝廷威重乎徐觀其變竢其定而撫輯之未晚也已而邊奏至阿里骨固無恙

北使烏祿荅天錫來賀慶節見紫宸殿既晛進其主書因晛不起要我以故事折無之禮左右失色虞公允文請駕興上入內天錫色沮公遣閤門傳宰相之令云使人奸禮有詔放伏使介還館更相譙責乃因儐者懇祈詰朝再見上壽遂極恭順朝論稱快公下其事于邊郡令檄虜中天錫歸果獲罪

曹武穆公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公方與客奕
棊不應軍吏亟言之公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統言邪虜
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
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
校相戒曰吾輩各當務歛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粮
軍士以所給米黑誼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黑米見公曰
汝從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
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
所得米腐黑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誼耳專人對曰然其之罪也公
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

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諠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

主帥帳下寵卒恃勢嚇民暴取財物民有訴者其人絕城夜遁張忠定公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處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群黨悔悔知其已投井故無他議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薛簡肅公在城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於擒獲處處決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非所以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薛簡肅公帥蜀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歸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乃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愛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趙清獻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顧豈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至蜀默為經畧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

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戒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携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戍卒閉营門放火殺人謀殺知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身叩营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不與謀者各在一邊於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門而出散於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孺簡肅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

吳正肅公知蔡州蔡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聚確山者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

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之人取之公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者曰欲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乃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迭京師告者果伏辜

元城先生語錄云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上書救之欲附南京遞進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至登聞鼓院投進恕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荅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昌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取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

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為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為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劉豫揭榜山東妄言御藥馬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之語知泗州劉綱繳奏偽榜趙忠簡公與張忠獻公進呈忠獻奏曰乞斬益以釋謗上不應又曰不然乞遠竄去上未允忠簡繼奏曰馬益之罪卑實駿昧然疑似間有關國體若朝廷畏不加罰外議必謂陛下實嘗遣之有只聖德不若暫辦其職姑與外同以釋敵惑上欣

然出之浙東忠獻怒忠簡不主已意忠簡曰自古欲去小人者急之則黨合而禍大緩之則彼自相擠昔表紹李訓必欲盡誅宦者基亂漢唐其事可鑒今益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閹恐人君手滑必力爭以薄其罪不若謫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彼但見奪職謫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幸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肯容其入耶若力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黨愈固而不可破矣忠獻歎服其言

王欽若爲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水濕不爲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米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米不至朽敗奏至太宗大喜手詔嘉許之因識其名任滿入見擢爲朝官

東坡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

環繞呂梁百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東坡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復獲枚策覘入武衛營呼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為我盡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輩小人效命之秋也執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鍾以出築牛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

包孝肅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既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

李侍郎若谷守并門民有訟叔不認其為姪者欲併其財累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其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公言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財

或問張無垢倉卒中患難中處事不亂是其才耶抑其職耶先生曰未必才識了得必其胸中器局不凡素有定力不然恐胸中先亂何以臨事古人平日欲涵養器局者此也又問處事當如何先生曰速不如思便不如當用意不如平心又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已甚害

使命

蘇公子容充北朝生辰國信使在虜中遇冬至本朝曆先北朝一日

北人問公執是公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本朝之曆可也虜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喜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因問虜中山州形勢人情向背公曰虜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令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人以謂匈奴直百年之運言其盛世有數也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韓魏公公曰勿以為夷狄而副薄之甚善

余襄公慶曆三年以右正言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

盡而後已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樞密王公館伴大遼賀正旦使使者耶律寬求覩元会儀公曰此非夷狄所宜知止録劄記與之寬不敢求

吳文肅公奉使契丹虜中群臣爲其主加稱號謁公使入賀公自以使事有職賀無預也不為往虜主畏其守义甚重之及還中路與虜使遇虜人衣服以金冠爲重而紗冠次之其與漢使接衣服重輕皆有以相當至是虜人紗冠邀漢使盛服公不許亦殺其礼坐是一事出知壽州

集賢學士劉公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趋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其國地險遠誇使

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鶩顧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公曰此所謂駮也爲言其形狀聲音皆是虜人益歎服

權公邦彥爲大學博士徽宗幸學設幄堂上延見諸生命公講下武詩言暢理明天顏喜甚恩錫有差遂有意用公而公與宰相王黼異議黼啣之故報之使使契丹虜酋而授國書責公雙跪公曰非南朝禮也行人不敢承命虜怒竟奪公之志

政事

宰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萊公雖有重名所至之處終日游宴所愛僉人或付典富室輒厚有所得然人皆樂之不以為非也張文定儻蕩任情獲奸盜或時縱遣之所至左右不治上聞之皆不

以為善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上曰大臣出鎮四方惟向敏中盡心於民事耳

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核莫不躬親左右或曰公位重年耆又功名如此朝廷勝守鄉郡以養安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不能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求声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楊州青州南京皆大

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間如傳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議者以為知言

張芸叟言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史事疑之且曰孝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日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屈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遠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

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泰歷三事以此自恃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荅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

張忠定公誨李畋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乎先率其身不然則民退必有後言矣又曰為政之道府史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曰治斯治矣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版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公自蜀還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始踰年果致神衛太校王均之亂逐冕據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會益州馬正惠公徙延安上以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威惠在人復以公為樞密直學士遷刑部侍郎知益州事蜀民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知復來歸我也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一令之下人情無不慰愜蜀部復大治轉運使黃觀以政迹聞賜詔加奬就改吏部侍郎命謝濤巡撫于蜀上遣濤諭公曰得卿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

開封府治京師陳文惠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陳文惠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

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呂正獻公爲郡率五鼓起秉燭視案牘黎明出廳決民訟退就便坐宴居如齋賓寮至者毋拘時以故郡無留事而下情通凡典六郡以爲常後雖年高貴重不少替單陋邦也公以愷悌爲政不嚴而肅轉運司輦乳香萬斤配賣郡中公停之郡庫雖符檄督迫竟不爲強配

曾子固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屬度緩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移書督趣期盡不報按其罪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與之期而按之與期者即有所追逮州不遣人進縣縣毋遣人呼其門縣初未甚聽公小則罰典吏大則并劾縣官於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勾稽皆有程式分

任僚屬因能而使公總攬綱條責成而已蓋公所領州多號難治及公爲之令行禁止吏莫敢不自盡政務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圄圉屢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

御史中丞彭公爲政本仁惠吏民愛之如父母惟不喜矯情悅衆揚已取譽嘗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居憲府多所論奏未嘗以語人或疏其少言惟謝之終不自辯每謂人曰吾不爲他學得幼即學平心以待物耳

王待制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鎖鑄者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宗旦曰吾以術陰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

以術鉤人實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
君子也

范忠宣公知齊州齊為山東劇郡屠販劫盜無虛日人或勉公曰公為政素寬然齊民兇悍性好剽劫以嚴治之猶不能戢若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公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治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兇民取玩之道也齊有兩司理院囚繫常滿多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此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通判州事起白公曰非不知此第以此輩兇暴釋之不旋踵復紊官司矣公曰終當如何曰徙徙待其自以疾斃於獄中是亦與民除害耳公慨然曰法不當死而在位者以情殺之豈理耶遂盡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爾輩為惡不悛有在位者不欲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紊官司

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襄城之民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公患之因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懷之不忘至今號為著作林

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邵伯溫初入仕侍講先生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或出於私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枉伯溫終身行之

昔錢尚書為洪州職官緣事過鄱陽見彭器資值月朔有衣冠數十輩來見彭公設拜各人進問起居而退錢在書齋中窺見其訝之

因問公此輩何人公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錢曰今他處後進居於位或與先生並行何以有此公曰昔范文正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為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義為先州人仰慕咸傾嚮之遂以成俗故至今為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臨政之效可以為法

呂舍人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苟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

趙忠簡公之在越也惟以東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易之豫利建侯行師謂建侯行師乃所

以致豫解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公之學得如易者如此至是奸猾屏息又塲務利入之源不令侵耗財賦遂足

前輩言莅官處有三莫之說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龍圖梅公景祐初以殿中丞出知昭州嘗著瘴說云仕有五瘴急催苶斂剥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夜酣宴馳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惟溥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妄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數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之土瘴不亦諺乎其後卿道卿志全元符中謫昭因其說以為詩

鎮靜

國初趙忠獻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報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之通衢

曹穆公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瑮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上即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瑮楊億以衆言告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于京師億聞之復見旦而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才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

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慶州軍亂二府入議文潞公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不宜偏聽陛下即位以來屬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張之過耳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處耳王荊公曰所以為此將以去民之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隳頹如西晉風兹乃益亂也蓋荊公知公言為已發故力排之

信

范文正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其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

趙元昊死子范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程公琳公以謂幸人之爽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狄且虎祚雖幼然君臣和三將無異志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左事不如因而撫之上以為然

濟人

彭公季長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思天下之寒者夫其本源如此故仁恕之善見於天下而人推其誠篤長者

范文正公微時嘗議靈桐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救君何願焉乃無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丈夫之於學也固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反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之民之厄中以保身長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則未之有也

冬大寒禁中禹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公祖禹言朝廷自嘉祐以前

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療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則京師之衆孤貧者不止千二百人每遇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以凍餒死損者衆矣臣以為宜於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略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實惠人貧民上開納焉知制誥韓綜通判天雄軍會河水漲金隄民依丘冢者凡數百家水大至綜出令能活一人者予千錢民爭操舟械盡救之已而丘冢潰

葉石林憂得云余在許昌歲值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浮殍自鄧唐入

吾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由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乎曰然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識認耳余為閣法例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為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父母之恩已絕矣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於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極褓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及知其法或不出此術也

蘇文忠公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

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殂天鱗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在其母也其舅陳導夔一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此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導獨念其姊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准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禍福約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豈可勝計哉

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絹細民生子即棄之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有荻塲其利甚博而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絹以緡計者至一十三萬七千有奇以疋計者一十六萬三千有奇免之符下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樂

救荒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范文正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矣吳中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敕倉吏舍日役于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

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饑因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羡澤也

楊諫議告除京西轉運使時屬部歲饑所至發公廩又募富室出粟以賑之民伐桑易粟不能售告命高其估以給酒官由是獲濟者甚衆

梅諫議摯通判蘇州初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甚急摯上言賑民所以為惠也反撓民不便因下其奏他州悉得緩期償之

宣和六年秋秀州大水田不沒者什一流離塞路倉府空虛無賑救

策洪忠宣公時為司録事白郡守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内粟留一年食發其餘糴於城之四隅升損市直錢五戒米肆揭價於青白旗上巡行無時挾其旗靡者皆無敢貴糴不能自食者為主之立屋有東南兩廡寺十人一室男女異處防其淆偽涅黑于識其手東五之南三之負樵汲皆有職別民羸不可杖有侵牟鬨鬻者亂其手文逐之皆帖帖畏服借用所掌發運司錢錢且盡會東網常平米斛四萬過城下公遣吏鍊津柵諭守使截留守嗤曰此御筆所趣也罪死不赦公曰民仰哺當至麥今臘猶未盡申道而止則如勿拯寧以一身易十萬人命訖留之居亡何廉訪使者王孝竭至郡曰平江哀號訴饑者旁午此獨無有何也守具以對即延公如西寺驗視民肅然無出聲孝竭曰吾嘗行邊軍政不

過是也遠制抵罪得為君脫之且厚賞呼吏草奏公曰免哀幸矣安所賞但食猶未足公能終惠復得二萬石乃可孝埽以聞米如請而得至來秋民相携以歸前後所活者九萬五千餘人州人既不死凶年公出無不以手加額呼為洪佛子

救獘

蘇公子容前後掌天官四選五年是時倉法行吏無所覬每選人改官京朝官使臣闕陞磨勘或以功過當陞降者吏洗垢求瑕故為稽滯公謂吏曰某官緑某事當會聚處仍引合用條格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每訴者至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乃退其不服者公必往復詰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為之奏請或陳白都堂故士大夫受賜多而不得者亦以為無可憾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于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韓魏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謄講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于其間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枋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焉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絶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番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苟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議論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後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

舍牢壯財用克足但屋宇少粧飾器用少精巧僕妾僕曾遲鈍不敢作過但有隣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詹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会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秖增其勢爾雖天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恥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滓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

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
得君之初與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復詰難使
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恂順之
不暇天容赧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

劉忠肅公在南京幕府会司農寺行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
河渡法收争利南都關伯嘲歲為錢四十六貫徵子廟十二貫公
嘆曰一至如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張
公矍然因託公為奏曰關伯遷此商立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
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徵子宋始封之君開国此地本朝受命建號
所因又有雙別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
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

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厚国遺神此為甚者速令行下更不施行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取勘

司馬温公與王荊公書曰光以蒙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論訕訕輒敢獻言于左右作法於凉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之事某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後錢又言利者以聚歛得好官後來者必更生新意以取民之脂膏日甚一日民產既竭小值水旱則光所言者當如王文正公親見之知其不為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

元素為中丞與劉忠肅公言助役有十害王荊公使張琥作十難以詰之琥辭不為魯布曰請為之仍詰二人向背好惡之情果何

所在元素皇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役之利乃爾當伏妄言之罪忠肅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勢使人主不知利害之實即復條對布所難者以伸前議且曰臣所向者陛下所背者權臣所好者忠直所惡者邪姦臣今獲罪讒逐固自其分但助役終為天下之患害願陛下勿忘臣言於是元素出知鄭州忠肅責監臨琥亦由此忤荊公意坐事落修注

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陳文惠公曰轉運征吏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

辯誣

王晉公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遺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

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彦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公徃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公徑趨出公至魏得彦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横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彦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彦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符彦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公赴貶時親賓送於都門外謂公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公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也公素知其必貴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云

繼隆討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

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攙陰陽人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告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實玭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又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馬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以爾為賢爾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秉不避死亡補益陛下

以報厚恩李繼隆死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攄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勇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會丁晉公輒去寇萊公姓氏云迨準不書蔡文忠公言於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為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于宮禁上怒令捕之緊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牘上曰此人狂妄果臣僚與之過從盡可付御史獄案劾王文正公得之以歸明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箕命選日草本即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

星辰其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如何公曰臣不欲因此卜祝賤流累及朝廷上乃解公至政府即時焚去繼有大臣力言乞行欲因而摭之上令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肯已盡焚之事乃寢

蔡忠惠公自給事中三司使除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知杭州初上入為皇子中外相慶知大計已定矣既而稍稍傳言有異議者指蔡公為一人及上即位始親政每語及三司事便有忿然不樂之意蔡公終以此疑懼請出既有除命韓曾二公因為上言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也臣修亦啓曰或聞蔡襄文字尚在禁中陛下曾觀之否上曰文字即不曾見無則不可知其必無臣奏曰若無文字則事未可

知就使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安令婢子學石介書字歲餘學成乃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書未及上爲言者蕭知而發之賴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至如臣丁母憂服闋初還朝有嫉忌臣者乃爲撰臣一劄子言乞沙汰內官欲以激怒群閹是時家家有本中外喧傳亦賴仁宗保全得至今日由是而言陛下曾見文字猶須更辯真偽何況止是傳聞疑似之言何可爲信上曰官家若信傳聞豈有此命

徽訟

錢宣靖公爲同州推官知州性偏急數以朘臆決事不當公因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

知所之女奴父母說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冤水中遂失其冤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搒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異皆以為得實公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公聽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公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得上下皆怪之公一旦請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公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其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

也其人趍詣公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墻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公祈福知州以公聖寃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公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寃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録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録事請公叩頭愧謝公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爲知制誥二年爲樞密副使

向文簡公在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主人不許僧求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家中有盜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且強求宿今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詣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瞢井

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財及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與子婦姦誘與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其中贓在井傍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府府皆不以為疑獨公以贓不獲疑之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其前生當負此人死無可言者公固問之僧乃以實對公因密使吏訪其贓吏食於村店店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也問之曰僧其者其獄何如吏給之曰時日已笞死於市矣嫗嘆息曰今若獲賊何如吏曰府已誤決此獄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此村少年其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嫗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贓一府咸以為神也

范忠宣公知齊州錄事參軍宋僧年中毒恭卒公得罪人置於法初宋君因會客罷是夜門下人遽以疾告公遣家人子弟視其喪事宋君小殮口鼻血出漫汗幪帛公疑其死不以理果為寵妾與小吏為姦付有司按治具伏因會客置毒狂鱉肉中公曰肉在第幾巡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命再劾之宋君果不嗜鱉肉為坐客所并乃容散醉歸置毒酒盃中而殺之罪人覘他日徼變為逃死之計也人以為公發摘姦伏加神明若非遇公則宋君之冤無以伸息地下矣

故事 州之獄有徼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法不以上請簡肅判刑部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蓋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

所奏讞蓋畏罪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讞者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貸免自天聖四年距今蓋五十年貸免無慮數萬人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矣

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悼筆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彼毆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蓋如此

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為亂其後斬二人黥四人亂意乃息委

胡文恭公置獄治三司吏不時計度三司使護吏不肯讁公曰涇卒悖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八十五日而不與則三司豈

得無罪耶陛下以包拯近臣不令置對可謂曲法申恩而拯猶不自惕息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紀益廢矣拯懼立遣吏就徼

蔡文忠公通判維州民有告某氏刻偽稅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跡蹤連蔓至數百人公嘆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為政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人皆曰公德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陳公洎初為開封功曹恭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曰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

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其曹不敢公得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伸爾曹依違懼跋法不爾救即自實其狀諸琳义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貴原之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

職方張其知江陰軍吏盜錢三百貫二十轉運使趙郭謂曰此應賞典願寘吏吾當以聞其慘然曰殺人以求賞可乎悉召吏諭以償錢則貸出之不爾已曹死矣吏之親屬聞者爭出錢以十日而足乃推二人為首者死餘貸不問郭愧且嘆曰公長者非吾所及也

鄧州崇陽妖虺難治歐陽曄治之至則決滯獄百餘事桂陽民有爭

而相歐至死者獄久不決公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于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也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公之臨事明辯有古良吏決獄之術多如此所居人皆愛思之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若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張文定公在真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公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之上許之公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趣歸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狀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

韓忠獻公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申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已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之畜嫂姪訴于州及提刑轉運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

皆服罪子母復歸如初

張忠定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分之三與子而以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持其遺書詣府請如原約公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特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婿而子與其七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

財賦

孫伯紲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檐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檐箭幹共知非海州所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已時也

龔深之言司馬文正作相除李公擇為戶部尚書門人問曰公擇文

士恐於吏事非所長公曰天下謂朝廷急於利久矣舉此人為户部使天下知朝廷意且息貪吏聚歛掊尅之心

容學陳公治平初召還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憐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

張公商英既相之後大抵一話一言皆以百姓為本至於省六路上供錢鈔而民無橫賦改當十錢為當三而百貨為之平罷內藏東北出剩蓋鈔歸之有司而商賈之貨通罷修內五福太一宮而土木之役息凡所以利國安百姓者不可一二數

富公之為相守法格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敝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

寬恤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王子野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
餘其賦斂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孝宗謂周益公曰只為養兵不免皆取之民公因極陳民困之由上
問各有名色何故困民公曰且以平江府論之紹興以前歸正添
差等官歲用五萬緡後來乃用二十餘萬緡則是歲添三倍以上
既無所從出遂於支移折變中暗增錢數如苗米一石其直三千
州府受納則令折科增三千為五千增五千為七千如此則有田
之家無不被害安得不困此特一端爾他皆類此上為之悵然
乾德初國用未豐竇儼晓為淮漕議盡榷舒廬蘄黄壽五州茶貨置四
十四場一前一棄盡收其利歲衍百餘萬緡淮洛苦之晓舟敗溺

死淮民比屋相賀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至微嘆其不可及王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文靖公彈章曰外朴野中懷狡詐

兵

太祖遣曹彬潘美往江南彬辭才力不逮乞別選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諭彬曰所謂大將者能斬出位犯分之副將則不難矣美汗下不敢仰視將行夜召彬入禁中帝親酌酒彬醉宮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撫其背以遣曰會取會取他本無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蓋欲以恩德來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銳更相

令行禁止未嘗妄戮一人而江南平

曹武惠王下江南文武官吏賴王保全皆得其所親屬有為軍士所掠者王即時遣還之因大浚軍中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悉委轉運使按籍檢視王一不問賑乏絶恤鰥寡仁人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

程氏遺書云徐禧奴材也善兵者有二萬人未必敗徐雖十萬人亦未必能勝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昔者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止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符堅下淮百萬而謝玄才二萬人一鼓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至于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軍

之至則是自相殘也警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自古師旅勝敗不能無之然今日邊事至號踈曠前古之未聞也其源在不任將帥不慎任人閫外之事將軍處之一一中覆皆受廟筭上下相狥安得不如此

程氏遺書云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衆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

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如此耳

上諭宰臣曰国用匱乏正以所費處多呂公頤浩曰用兵費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若邊事稍息則國用自饒上曰朕細思之用兵與營造最蠹國用深可戒也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瑩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頭為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奈寡學則他日當貴不免面牆取軍誡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且道士通刺為謁被冠褐自稱鄧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髮若剛鬣謂顯曰昨日上帝牒番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此皆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公算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吒起後月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即梁門

也會兩虜弓皆皮弦緩弱不可用顯引勁兵襲擊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偽羽林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种世衡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藥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徑役優輩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彊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制勝

曹穆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

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某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一報矣大帥料敵常如此其知鎮戎軍日當出戰小捷虜兵引去公偵虜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公曰牛羊無用徒縻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公不荅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公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公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將至近使人請之曰番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急請休憩士馬少選決戰虜方吾疲甚皆欣然嚴軍歇良久公又使人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銳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西川都巡檢使韓景佑為所部廣武卒劉肝所逐率衆掠懷安軍破漢州張忠定公方與僚屬會大慈寺報至飲讌如故舉城憂之賊又掠邛蜀將道益公適會客報者愈急公復不問其久始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勢方銳不可擊今人得所掠氣驕敢逼吾城乃送死耳請出兵北至方井當遇賊破之必矣正即受教及行公為出送于郊儆其盡力正至方井果遇賊一戰斬旿首餘黨盡平衆益服公料敵制勝人所不及

張忠定公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債為群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群盜不可制者大之慓悍善鬬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公一日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公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必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

事吾將出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公曰何時曰即今公顧左右張酒具於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吾今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无飲於樓上酒数行鈐轄曰某願請於公公曰何也曰某所求兵糧願皆應副之公曰諾老夫亦有請鈐轄曰何也公曰鈐轄今往必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於此樓之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還走幾千里鈐轄召其將校告之曰觀此翁所為真斬我不為異也遂復盡力戰大破之賊遂平

筆談云狄武襄公平領寇賊帥儂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公亦不從以謂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公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公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

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徃徃大敗此公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公之過人處也

狄武襄公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公至賓州遇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公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人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公已奪崑崙矣

种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至為之請莫能得其人被杖已奔趙元昊甚親信之得出入樞密院歲餘盡伺得其戎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

議論及覆

王荊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二日一治縣事起提擄块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孝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然荊公知行於一邑則可不知行於天下不可也所遺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於功利遂至块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雖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名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蓋祖宗之法一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荊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荊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蘇內翰范忠宣司馬公門下士復以差役為未便章子厚荊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三人雖

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蕪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私於所主元祐初温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熙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不詳行之太速故後有弊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弊温公不以為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温公爭辨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弊劒太后怒其不遜子厚罪去時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幾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温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收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復賢如温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也

王荊公與呂申公素相厚嘗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及薦申公為中丞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不半年所論不同復謂有驩兜共工之姦荊公之喜怒如此蓋孫立亭筆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軍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但記美鬚誤以為申公也

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求見趙忠獻王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春州雖在地內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實於必死之地忠獻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忠獻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